

一棵树的历史与文化 ——增城挂绿荔枝

荔枝之生，或山或水。爰有千族，挂绿尤美。

它诞生自清康熙初年的湛若水旧居，屈大均用其祭奠亡妻，朱彝尊对其推崇备至而引发闽粤荔枝之争，众多政客文人都对其垂涎和赞美有加。

它外观独特，异地即变，最初发现一棵，数量最多时“数十百株”，清末至今则仅存西园挂绿一株母树。2002年一颗挂绿果拍卖价格达55.5万元，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水果。

赵 飞 ◎著



一棵树的历史与文化

——增城挂绿荔枝

赵 飞 ◎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棵树的历史与文化：增城挂绿荔枝/赵飞著.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8
ISBN 978-7-109-20906-0

I. ①—… II. ①赵… III. ①区（城市）—文化史—
广州市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8187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孙鸣凤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25

字数：150 千字

定价：32.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获以下科研项目资助：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岭南佳果’类遗产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编号：GD14XLS07）、2015 年广州市建设国家级科技思想库研究课题“增城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编号：2015SX010）、华南农业大学“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项目



序

荔枝为岭南四大佳果之首，自古便是广东的著名物产、朝贡之物，多得张九龄、苏轼等众多文人墨客的赞誉。我们农史研究室的梁家勉、周肇基、彭世奖、杨宝霖等老一辈先生在荔枝栽培史方面均有不少著述，为开展此类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产生于清初年的增城挂绿荔枝，为屈大均、陈恭尹、朱彝尊等名士所推崇，迅速成为岭南乃至中国荔枝之翘楚。赵飞老师作为农史室新生代的研究力量，在继承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棵树的历史与文化——增城挂绿荔枝》，让人欣喜。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想把自己的一些读后感与大家分享。

第一，全书史料丰富，是目前收集增城挂绿资料最全的一部专书。利用网络检索文献是年轻学者的特长，但赵飞老师并未局限于此。首先，他充分发掘利



用了农史研究室特藏书库和华南农大图书馆的相关文献，如清代吴应逵《岭南荔枝谱》、崔弼《珍品编诗集》、黄景治《定湖笔谈》，美国学者高鲁甫《荔枝与龙眼》、《增城农业调查报告》、郭华秀《增城挂绿荔枝》等重要文献，其中一些文献是首次引用。其次，他先后数次到增城开展实地调研，其中有两次是和我一起去的，系统搜集了增城图书馆、档案馆、方志办、政协文史委等部门的相关文献；多次前往暨大、中大、华师、广州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查阅资料，不留下一个资料死角。前人有关清代挂绿诗作的搜集数量不足20首，而本书则多达60余首，足可见作者在史料收集方面用力之勤。

第二，全书对增城挂绿历史的研究多有突破。前人有关增城挂绿的研究多集中于新塘挂绿时期，对西园挂绿缺少系统扎实的研究。本书既纠正了前人研究的一些错漏，又补充了许多研究空白。例如，作者指出朱彝尊或未品尝过挂绿鲜果，其“闽荔不及粤荔”之评论是在康熙十一年（1672），且屈大均于康熙九年（1670）曾言挂绿“生只数株”，由此推断挂绿荔枝产生的时间或早于康熙八年（1669）。此推论有理有据，颇为新颖。此外，挂绿而引发的闽粤荔枝之争则是前人未涉及的领域，该书对其来由和大致情况进行了剖析。本书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充分发掘、利用了众多清末至民国文献，将有关西园挂绿的最早文献记载追溯到了清光绪年间，对清末至民国西园挂绿之变迁



做了客观细致的总结，这都是前人研究的一些空白地带。作者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园挂绿的研究，则是基于众多一手材料，如增城档案馆所藏档案等，亦有不少新发现。

第三，这也是一本宣传荔枝文化、助推遗产保护的好书。广东省一直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2010年提出实施“岭南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岭南荔枝文化享誉国内外，其传承和宣扬需要基于扎实的研究成果。本书对增城挂绿荔枝的发展历史及相关文化事项进行了系统整理，我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充分认识其价值，使之成为民众了解荔枝文化的一本好“教科书”，使之成为助推增城乃至广东实施荔枝文化保护工程的一本好“参考书”。

第四，这是农史研究室拓展研究领域的一个良好榜样。国内农史界一直重视农业遗产的研究，过去做的工作多集中于古籍的整理，较少关注现实遗产保护问题。近年，国内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逐步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农史研究室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2012年我们完成了《广州市农业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相关政策咨询报告得到了广州市陈建华市长的批示。近年，我们和广东民协、南方日报等单位合作，参与广东古村落、广东十大茶乡名茶的认定与保护工作。2014年，我们与海南省琼中县合作，助推山兰稻申报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书的完成，也是我们对广东地方农业文化遗产整理的一个

阶段性成果。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研究工作和地方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利用的需要结合起来，多做一些接地气的工作，进一步发展、创新我们的农史研究。

自2005年接收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毕业的赵飞同志来历史系（当时农史研究室与历史系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工作，转眼已十个春秋。在这十年里，赵飞老师从一个人文地理新兵已经成长为乡村旅游和农史研究的两栖专家。在与他相处和合作研究的十年里，深感他是一位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工作，关心学生，愿为集体做事的好青年。

是为序。

倪根金

2015年5月18日



目 录

| | |
|----------------------------|-----|
| 序 | 倪根金 |
| 引言 自古佳荔出增城 | 1 |
| 第一章 增城挂绿荔枝的起源 | 11 |
| 第一节 语出多家：几种影响较大观点的剖析 | 11 |
| 第二节 众说纷纭：西园挂绿相关的传说故事 | 17 |
| 第二章 新塘挂绿荔枝的由盛及衰 | 26 |
| 第一节 天生尤物：康乾时期的新塘挂绿 | 26 |
| 第二节 斧之无遗：嘉道时期的新塘挂绿 | 37 |
| 第三节 新塘挂绿荔枝疑问两则 | 39 |
| 第三章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西园挂绿 | 47 |
| 第一节 声名鹊起：晚清时期的西园挂绿 | 47 |

目

录



| | |
|--|------------|
| 第二节 不绝如缕：民国时期的西园挂绿 | 50 |
|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园挂绿..... | 67 |
| 第一节 老态龙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园挂绿 | 67 |
| 第二节 终将枯朽：20世纪70年代的西园挂绿 | 75 |
| 第三节 重获新生：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 西园挂绿 | 79 |
| 第五章 增城挂绿荔枝的培植与推广 | 92 |
| 第一节 争相取种：清至民国时期栽种的 二代挂绿 | 92 |
| 第二节 子孙遍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增城挂绿 荔枝的培植与管理 | 102 |
| 第六章 文学作品中的增城挂绿 | 107 |
| 第一节 诗词作品 | 109 |
| 第二节 散文作品 | 145 |
| 第七章 增城挂绿荔枝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 159 |
| 附录 增城挂绿荔枝相关重要文献 | 165 |
| 后记 | 188 |



引言 自古佳荔出增城

荔枝 (*Litchi chinensis* Sonn) 素有“百果之王”“果之牡丹”的美誉，是原产于我国南方的无患子科荔枝属常绿乔木，国内主要产地为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台湾及四川等地。我国是世界上栽培荔枝最早的国家，在我国又以广东较早，栽培历史已超过 2 000 多年。

在古文献中，荔枝最先出现于公元前 2 世纪后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作“离支”。据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刘邦称帝时（前 206—前 195 年），就品尝过南海尉赵佗自岭南进奉的荔枝。前 116 年，汉武帝攻破南越国^①，试图将这一

^① 南越国，亦称南越或南粤，是约前 203 年至前 111 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个国家，国都位于番禺（今广州市），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区，海南、香港、澳门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

南方佳果引种到北方。他命人取岭南荔枝百株移植到长安，建“扶荔宫”，并派专人打理。尽管连年移植不息，且汉武帝多次因荔枝树不活而惩处管理人员，甚至“守吏坐诛者数十”，但毕竟北方的水土气候不适合荔枝的生长，最终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可见，远在公元前3世纪，岭南一带已广种荔枝，而且能向陕西大批移植，从侧面也说明当时育苗移栽技术已有相当水平。^①唐代著名政治家、诗人、有“岭南第一人”之称的张九龄曾作《荔枝赋》褒扬广东荔枝，“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夏季，其实乃熟。状甚瑰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并称广东荔枝“贵可以荐宗庙，珍可以羞王公”^②。唐昭宗时期（867—904）曾任广州司马的刘恂所著《岭表录异》记述了唐晚期岭南地区的异物异事、物产与民风。《岭表录异》卷中载：“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核大而味酸。其高（今茂名高州市东北）、新州（今云浮新兴市）与南海（今广州一带）产者，最佳。”^③梧州地处广西东部，与粤西邻近。可见，在唐代，桂东的荔枝品质与广东相比要差，而广东一带的荔枝佳品主要分布于今天的茂名、云浮和广州。清汪永瑞所修康熙十二年（1673）《广州府志》称，广府“果品最珍者惟荔枝，甲天下”^④。综上可见，

^① 梁家勉：《荔枝栽培和利用的起源及其发展》，载于倪根金主编《梁家勉农史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373—380页。杨茂：《中国荔枝历史》，《南方论刊》2008年第1期；第76—78页。

^② 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5·唐五代卷》，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144—145页。

^③ [唐] 刘恂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9页。

^④ [清] 汪永瑞修：康熙十二年（1673）《广州府志》卷十《地理志二》，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地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图 0-1 宋徽宗荔枝扇面
(《中国学报》1912 年第 1 期)

广州自古一直都是中国荔枝栽培的中心区域，且品质优良，天下闻名。

荔枝一直以来都是广东名产，但因其畏寒的特性，并不是广东所有地方都适合栽种。我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农业经济教育家，时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教师的应廉耕曾对广东地区荔枝的种植范围做过总结：“岭北自英德以上即不易栽种；盛产之地，厥为增城、番禺、东莞、宝安（今深圳及东莞部分地区）、新会、台山、阳江、茂名、中山、潮阳、普宁、花（今花都区）、四会等县，岭南其他各县，均有零星种植，惟不多耳。”^① 从中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粤西地区是广东适宜荔枝栽培的主要区域，而增城县是最为重要的产地之一。增城现属广州市管辖，1993年12月撤县为县级市，2015年5月撤县级市改为区。增城区位于广州市东部、珠江三角洲东北角，城区距广州市中心60公里，历来是广州东部重镇、战略

^① 应廉耕：《广东之果树园艺》，《农报》第2卷第8期，1935年3月20日。

之要地。增城地势南高北低，北部群山起伏，中部丘陵广布，有宽广的河谷平原，南部为冲积平原。境内河流众多，增江纵贯南北，东江沿境内南部流过。据宋代欧阳忞《舆地广记》载，增城“汉番禺县地，吴置”，距今约有1800多年的历史。^① 现全区总面积1616.47平方公里，辖内四街七镇，分别是：荔城街道、增江街道、朱村街道、永宁街道、中新镇、石滩镇、新塘镇、小楼镇、派潭镇、正果镇、仙村镇，常住人口超过100万。增城种植荔枝历史悠久，素有“荔枝之乡”的美名。如地理学者贾文毓所编的《世界地名雅称选编》便将“荔枝之乡”单注为“增城县”。^② 增城种植荔枝迄今所见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广州记》：（增城）县北又有搜山，有荔枝树，高八丈，相去五丈而连理”。^③ 《广州记》作者为裴渊，晋代人，生卒不详。仅就此记载推算，早在1600多年以前的晋代便有了增城种植荔枝的记载。北宋时期，福建人张宗闵于熙宁九年（1076）来增城做官，通过对增城荔枝种植状况的实地调查，完成著作《增城荔枝谱》^④，记载当时增城荔枝品种有100多个，由此可见当时荔枝的栽培盛况。^⑤

① [宋] 欧阳忞：《舆地广记》，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86页。

② 贾文毓：《世界地名雅称选编》，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第158—159页。

③ [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17页。

④ 《增城荔枝谱》，又名《增江荔枝谱》，成书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该书虽已亡佚，但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食货类·种艺》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其名，称该书记增城所产的荔枝品种有一百种之多。参见郑羽鹏，向安强：《广东增城荔枝发展史简论》，《古今农业》2007年第4期；第44—52页。

⑤ 夏亨廉，肖克之主编：《中国农史辞典 中国农史普及读本》，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

北宋时期，增城荔枝不但品种众多，且品质也已经是非常出众，这一点从当时贬官到广东惠州的大文豪苏轼^①与友人的两则通信内容中可窥见一斑。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被贬至惠州，次年的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到荔枝，尽管苏轼所食应为品质较差的早熟品种，仍在其诗作《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中对广东荔枝大加赞誉，誉为“尤物”。《与欧阳知晦四首之一》《与傅维岩秘校四首之二》作于绍圣三年（1096），是苏轼来惠州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他得以品尝岭南荔枝的第二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的苏轼已经对岭南荔枝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更客观的判断。

与欧阳知晦四首之一

某启：近日屡获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闻动止之详，并深感慰。桃、荔、米、醋诸信皆达矣，荷佩厚眷，难以言喻。今岁荔子不熟，土产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绝不至，方有空寓岭海之叹。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饱外又以归遗。皆云，其香如陈家紫，但差小尔。二广未有此，异哉异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无一损者，此尤异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与者，故自不凡也。蒸暑异常，万万以时珍啬。不宣。^②

^①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于宋绍圣元年（1094）十月被贬至惠州（今惠州市），在此居住两年又七个月。

^② [宋]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582页。



图0-2 位于增城区荔枝文化公园内的《东坡赏荔》雕塑

与傅维岩秘校四首之二

某启：衰病，裁答草草，不讶不讶。知不久美解，即获会见，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冯、何二士去面稟，亦有少钱在二士处。此不覩缕。增城荔枝一篮，附去人驰上。不罪不罪！^①

从《与欧阳知晦四首之一》可以看出，苏轼对惠州本土的荔枝评价并不高，称惠州荔枝早熟，果实味道酸涩，且种植数量也不多。增城晚熟荔枝未至，以至于苏轼有“空寓岭海之叹”，意指在岭南居住，却品尝不到增城佳荔，十分之遗憾了。时任增城县令的林同叔对苏轼的生活起居十分关心，经常派人送一些米、醋、荔枝、桃等日常用品和食物。这时，林同叔派

^① [宋]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630页。

人送来的八百枚增城晚熟荔枝到了，恰有好友五人在座，便“人食百枚”，剩余的便用以馈赠友人。通过此文，我们可以看出增城晚熟荔枝在当时的品质和地位。首先，品尝之后，苏轼及友人对其评价认为香味可以与闻名于世的福建陈家紫荔枝相提并论，只是略差一点而已。^① 苏轼在杭州为官时曾品尝过由海路迅速运达的福建佳荔，其《西湖食荔支》可为佐证，也可见他将增城荔枝与福建荔枝相比较是有切身体会的，其评价是客观、可信的。第二，增城晚熟荔枝在岭南地区已是最佳。苏轼认为，在“二广”地区，也就是北宋时期的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都没有这么好的品种，以至于让人觉得“异哉”了。最后，苏轼还提及了增城晚熟荔枝不易碰损，适合长途运输。甚至运输人员赶路十分匆忙，一路颠簸，竟然也“八百枚无一损”，这更是让苏轼深感“尤异”。从《与欧阳知晦四首之一》《与傅维岩秘校四首之二》也可以看出，增城县令将增城晚熟荔枝作为重要礼物馈赠于苏轼，而苏轼同时又将其用以接待或馈赠友人，也足见增城荔枝的珍贵。苏轼于绍圣三年（1096）所作《食荔枝》曾言：“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日啖三百颗”常常被人认为是夸张的修辞，但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看到，苏轼碰到增城晚熟荔枝一次吃“百枚”却确有其事。此外，诗中所提及的罗浮山的一部分历史上属于增城县所辖，且苏轼对惠州本土荔枝评价并不高，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发问，该诗是不是苏轼品尝增城晚熟佳荔后发出的感慨呢？笔者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是十分可信的。苏轼诗作《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中有“荔支莫信闽人夸”之语，想必也是为增城晚熟荔枝不像福建

^① 温敏崇著，增城市档案局编：《登昆仑，上增城》，广州：中国文艺学术出版社，2012年：第48—51页。